



好看文丛

偶然玫瑰

LOVE IN A VIRTUAL WORLD

一次不能泯灭的爱
疼痛一生的情伤



2000年深圳网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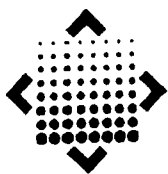
朱碧/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偶然玫瑰

朱 碧 著



好看文丛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偶然玫瑰：2000 年深圳网事/朱碧著. - 北京：中国电影出版社，2001.11

ISBN 7-106-01836-8

I. 偶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0741 号

责任编辑：兴安

封面设计：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

版式设计：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

责任校对：刘玉朴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：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0.75 字数/23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1836-8/I·0318

定 价 18.00 元

作者简介



朱碧，1971年11月生于湖南，
曾任电台主持人
1996年以《蓝色港湾》节目获全国经
济电台节目奖 现居深圳。
已出版、发表有散文随笔集《不可
理喻》、《不解风情》、小说《错失
千年》、《深圳一夜情》。



好看文丛

《花瓣糖果流浪年》 贺小晴/著

《谁的莲衣》 西门大官人/著

《死者的眼睛》 余以健/著

《你说你哪儿都敏感》 西门大官人/著

《有毒的婚姻》 赵凝/著

《我的N种生活》 葛红兵/著

《伤口咚咚咚》 丁天/著

《偏要是美女》 水晶珠链/著



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010-64211658 64210708 64215859

你

可以从这个小说中找到当下最热闹的东西：深圳、网恋、飘一代：你也可以从中找到青春、美丽、才华和机智、调侃、缠绵。但是，它的骨子里却是警醒的、决断的、甚至是残酷的。

作家洁尘

作为一个七十年代初期出生的女性作家，朱碧的心里，深刻地烙刻着某些传统的、根深蒂固的东西，表现在她的女主角身上，就是在虚拟与现实中的挣扎，感情与理智中的推推拒拒，进进退退，闪闪诱诱……终于冲破障碍，燃烧。

一次不能泯灭的爱情，疼痛一生的伤。只是爱情必然要这样伤着，痛着烧灼的……

网友蓝衫客

责任编辑：兴安

电子信箱：xingan2000@163.net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上

千年孤独	(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你不是问我上网后有什么奇遇吗？我今天可是遇到了！

这话真奇怪。你一定认错人了。

得了吧，小姐，少装了。

我们也来亲热一下吧，我想你玩这游戏也是老手了……难怪的，玫瑰的最后一季，再不抓紧玩就来不及了。

聊天室的男人，你差不多都试过一遍了吧？和我试试，怎么样？

你给我滚开。

春天 (27)

所以有人说爱情是瘟疫，我同意。

看起来你免疫力不错。

你呢？

也不错啊。

紫色水晶 (77)

……我还买了东西。一串紫色的水晶项链。

他们说水晶可以转运。

想心不生波动 (106)

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的想法，可能你觉得奇怪，龌龊，对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有性幻想——

我也有。

……不如，我们见面吧。

我不怕失望。我想我也不会失望。因为我现在已经从心里接受你了。

真的，我想过了，只要你不是长得像一头母猪——

就是你长得像一头母猪我也不介意。

你不会长得像一头母猪吧？

要是见了我感觉失望你会掉头就跑吗？

要不——如果你不喜欢，就说——我想吃冰

淇淋，好不好？

你为什么不往好处想，比如，我们见了面，彼此都喜欢，然后，就各自回各自单位开结婚证明——

这种事也是有的。我上次在网上看到过，一对网友最后成了夫妻。

下

开始与结束与开始…………… (157)

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会这样。我不是故意的。

没关系，已经没事了。

以后——都不会有什么了吗？

我想是不会了。

期…………… (196)

不管怎样我总是你的朋友。关心你，知道你的好，也接受你的不好……的朋友。

能听，接触，安慰，这是最好的，大家联系着，哪怕不做爱——

不过我想其实朋友也可以做爱的，比如说，有两个朋友，他们很谈得来，而且他们刚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这个爱好就是做爱，可以吗？

……我们现在像是真的有了默契了。

幻想一下要是我们结婚会怎么样？

眼泪 (296)

我没你那么现实，一有了新人就马上和我断，是，你没有心理负担，你尽可以和她去过幸福生活——

我早就想断了。

只是能混就先混着？

一个人是混不成的。

这话应该我对你说。

我承认那时候是太放纵自己了。

彼岸花 (316)

有些话不能随便说的。你听过一语成谶这个词吗？

是。

还有我们的名字。

我是玫瑰的最后一季，你却只是偶然。

……假装是这样吧，把一切推给命运，没有缘分，假装我们之间没有过伤害，难过，只有好……好不好？

后记 (334)



上

千年孤独

你不是问我上网后有什么奇遇吗？我今天可是遇到了！

这话真奇怪。你一定认错人了。

得了吧，小姐，少装了。

我们也来亲热一下吧，我想你玩这游戏也是老手了……奇怪的，玫瑰的最后一季，再不抓紧玩就来不及了。

聊天室的男人，你差不多都试过一遍了吧？

和我试试，怎么样？

你给我滚开。

0

当全世界人民都在迈向新千年的曙光之时我正迈向绝望。
——绝望，可能有点夸张，但这的确是件麻烦事：末日并未来临，地球并未毁灭，一切将继续。

这是最可怕的结局，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里生存下去。

……而呈现在我眼前的情景却只是一味的热闹高兴。大甩卖大酬宾大游行大狂欢大婚典诸如此类的活动纷纷出笼，广州一家报纸居然宣布1号那天他们要办150个版，真想不出都拿些什么东西去填。

深圳本地的电视台则开办了一个“畅想2000”的栏目，以为大家不过是说些希望有房有车有钱的话，又或者老老小小的女孩子们渴望“在茫茫人海寻找真心的伴侣”之类，却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希望世界和平，祖国富强，人类进步，真是，几乎要榨出我衣服底下那个“小”字来。

旅行社的广告，邀请我们到浙江温岭，一个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小镇，去迎接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——为什么不组织大家去看旧世纪的最后一抹落日？那才是真的有深意，无限的惆怅，无限的依依。

呵世纪末了。千年末了。

终于到12月31号这一天，全民放假，我睡到阳光照床头，风吹得窗帘微微摆动……这就是“风和日丽”，真美，几乎令我感觉到欢喜——可这欢喜很快就被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所

代替。

明天就是 2000 年了，“2000 年”这个词，早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就作为一种类似于理想和信仰的东西，写进了作文里。我想象到时候我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，为亲爱的祖国做着巨大贡献……就是从那时候起，2000 年成了一个标志，一个里程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 2000 以后的事，我想到那时候所有美好的一切我必定已经拥有：青春，美丽，爱情与成就……至于这之后会怎么样，我觉得不值一想。

现在看来我还得想，而且要好好地想。

但是……只怕来不及了。

我躺在床上，黯然神伤。

我不能克制心里的失落感与失败感。

这一千年我不快乐。

我在这一千年里度过了 28 年的光阴，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（当然也有人说生命从 40 岁开始的话，那也是可能的，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）。我是怎么度过这 28 年光阴的呢？

我有若干年是在糊涂与愚昧中度过的，婴幼儿期及童年——虽然有些作家自称早熟，有灵气，记得两三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发生的事，而我是一个正常——庸常的人，我不记得那些，或者也没有必要记得，尿布与鼻涕，饿了哭饱了睡……不值一提。

我还有若干年是在拘束与烦愁中度过的。漫长如不见天日的青春期，又羞怯又冲动，又单纯又混乱，奇奇怪怪，伴着学业桎梏，家庭不睦……说不出是什么颜色，但绝不会是玫瑰色。

18 岁即参加工作，所谓踏入社会，表情生硬，手忙脚乱

……恋爱。失恋。辞职。到深圳。找工作。跳槽。再找工作。像浮萍一样漂着，没有户口，没有房子，没有一样可靠的东西——我突然想起我现在所在的这家报社，也给我们这些临时记者编辑买了局部的养老保险（另一部分从工资中扣除），但这随时可能中断；就算我马上找到新东家，如果他不肯给我续（当然这是违反劳动法的），那以前交的也就不算数了……

总觉得这保险不太保险。

江湖 10 年，就混得这样成绩……不过我还有一件事可做：我写作。我一直在写作且终于有了上路的迹象——是的，有时候我觉得我写得不错；可有时候，我又觉得，那实在不算什么，中国地广人多，像我这样能写两笔的尤其多。……

我想来想去，还有什么可以把握，也许是一个男人，能给我家庭与孩子的前景——我的确有这样一个男人，只要我肯——方瑞平，他成熟稳重，宽容体贴，有正当职业，无不良嗜好——他实在是个好男人，我简直可以确定，以后不会打老婆不会找外遇不会包二奶……可也难说，年轻时候越是正经得一丝不苟的男人后来越是闹得厉害……看我这满脑子算计的！真可怕。

也许我不爱他。我为什么不爱他？因为没有爱的感觉？我 28 岁了，还说这话——没人原谅我。

而且我不爱他我又能爱谁？不不，我不相信我还能爱谁，对于爱情我已有定论：爱情是一块精美的蛋糕，浇着奶油玫瑰花，巧克力汁写着 LOVE——它的核心是粪土——最现实不过的，粪土。

……几天前妈妈打电话来，说起我以前的女同学们，有一个，她的小孩已经能在钢琴上弹出“一闪一闪小星星”的旋律

了。而其他的人，大半都结婚了。还有一个，婚都离了两次了。只有我。

我并未真正生活过。

一千年就要过去了。有着我美好青春岁月的一千年——美不美好且不论，但那真的是不折不扣的青春岁月啊……14岁，16岁，21岁，25岁……呵哪怕再让我回到25岁！

然而我已经过了25岁，按照深圳人才市场的不成文的规矩，我将失去至少一半的工作机会，也不再拥有竞选各种小姐的资格——失去资格是可怕的事，无论是什么资格。真的，太老了……当婊子都嫌老了，在这个城市，不，不只是在这个城市——我突然发现不知何时开始我们已置身一个青春强权的世界，一切都在跟着青春偶像剧场的趣味走；小丫头们名正言顺谈恋爱——和同龄人谈恋爱，和中老年男人谈恋爱。新出道的女演员一个比一个年轻，广告片里美少女欢叫：苹果熟了！玫瑰开了！……

她们逼得我们从25岁的时候就开始老。我们在她们的年龄的时候干什么去了？

那时候我们叫一帮中年妇女压得透不过气来。电影及出得了场面的都是大嫂式的美女，烫着大波浪的头发下面一张脸笑得像朵花。在这样开朗热情的笑脸下我们都成了发青的涩果子。

他们教育我们不许早恋，连看个《血疑》连续剧和琼瑶小说都大惊小怪。要穿漂亮衣服得等上班以后，要做爱，当然也得等到结婚以后……我这个傻子还真的听信他们，任由安排。

真失败。

没有玩，也没有做成一件像样的事。我以为我至少可以做





成一件。比如出一本书，一个相对完整的，自己认可的作品——在这个世纪结束前出一本书是一个象征，但我最终也没出成。那书稿仍在出版社间打转。也许要到下一个世纪了。好事多磨。可是磨得太多的好事大半是变了味的。我的生活从来就是这样：最希望的事情永远不会在最希望的时候到来。

现在我每次去书店都像是被人打了一顿——而且是正打在鼻子上，酸酸地，想掉眼泪。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出书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子——我知道，有的走“野路”，左周右旋，上跳下跳，在一片捧与杀的喊声中脱颖而出；有的则走正路，优雅从容，那大半是有人帮衬，荫护。我们报社一位总编的女儿最近就出了书，一本诗集，那女孩16就进作协，得新人奖……她的诗，当然也不错，3个16岁的女孩里面就会有1个能写得出那样一手。……那女孩的书中还放了玉照，是加柔的艺术照，就是这样我也可以看出她五官平庸，骨骼粗壮，将来绝不会是一个美丽的女人……我真恶毒。我妒忌她。我连个陌生小女孩都妒忌。我的心性已经坏了。我什么都没有做成先把心性弄坏了。

我不能原谅我自己。我没有想到我会这样的，小时候，我是一个至纯至真至善的好小孩，人人都那么讲；有一次我们大院里来了一个要饭的，我把家里的糖偷出来给他吃，直到他走了我还难过好久。

读中师的时候，同学们传看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我不看，偏偏前后左右的议论不绝于耳，我怒斥人家：你们不是中国人？！

我的一个老师有先见之明，说：“这孩子，将来要么不变，要么就变得跟现在完全相反，非常危险。”

是的是的，人家说：小时候太聪明的小孩长大了就笨，我说：小时候太天真的小孩长大了就完蛋。

几乎整整一天我都在感怀身世，自叹自怜。其间方瑞平打过两次电话都没有令我心情好一点……他父母来深圳了，他想叫我陪他们吃顿饭。

这种饭怎么可以随便陪！我不去。

……就这样一直磨到下午，5点半左右的时候，我走到外面的阳台上，我看到，正如天气预报所说，这个千年的最后的阳光，正在缓缓消退。

消退。

多么好的一个词。

呵消退。

我在心中默默与它道别。

天就要黑了，我返回房间。打开电视，见凤凰台的窦文涛先生深情而庄重地说：我希望未来一切平安，我会为你们祈祷。

只差没说“阿门”了。

然而这一两年来我大约有至少一半的时间，在每天《锵锵三人行》节目里和他见面，按我对这位仁兄的一贯了解，怎么看他也不像是如此豁达仁厚之辈。……

全世界人民都在准备一场狂欢，从纽约时代广场到悉尼歌剧院——听说多年前就有人为此而预定靠街的房间，有一家位置好的酒店，尚在兴建之中就收到订单。

我十分惊讶，也十分佩服，这些人如此自信，相信自己能平安地活到那个时候，而且还有心情前往观看，更重要的，有能力支付费用。



卫星电视传送着遥远异国他乡的迎候新千年的人，每一个人面对镜头时都露出笑脸，把他的欢悦与世界另一个地方的陌生人分享。

还有这么多热爱生活、充满希望的人。

欢笑满地球，本人独憔悴。

我关掉电视。

……上网看看吧。

是近两个月养成的习惯。上网看看——不高兴的时候，高兴的时候，累的时候，闲的时候……看看新闻，看看邮件，最主要是去聊天室聊天——最初我知道有这样一门消遣时很不以为然。我是职业编辑，兼业余写作，我太知道文字表达的虚妄。我没有想到我很快就迷上它，就像我有一度迷上游戏机——是，这也是一种游戏，但更高级，插科打诨，嬉笑怒骂，偶尔也暧昧……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我觉得这句话形容聊天室也是合适的。

除了游戏与梦之外我还能听到一些以前没有机会听到的话，了解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深藏的一面，我想这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。比如我知道一个娶了同岁老婆的中年男人，他的性幻想是与未发育完全的中学女生做爱；而有一个自称是同事朋友眼中文雅淑女的，她很渴望能当一回婊子……

我进到深聊——深圳聊天室。到这里来的人多数是深圳人。本地人总是喜欢本地的聊天室，不知是不是为了以后进一步交往方便。可我没这个打算，一点儿也没有；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第一次进聊天室就是进到这里，先入为主，成了习惯，觉得顺眼——后来我也去过别的聊天室，相比之后才知道这里的版面和功能实在初级，但我还是喜欢来这里。